



▲《哈爾濱》劇照。

期待太滿的《哈爾濱》

當初看到《哈爾濱》預告片和劇組路演時，的確充滿了期待。從題材的選擇，到預告片中展現的緊湊剪輯、濃烈氛圍，都吊足了觀眾的胃口。作為一部聚焦於韓國抗日義士在哈爾濱展開秘密行動的電影，它原本具備了成為佳作的條件：歷史背景厚重、情感張力十足，加上禹民鎬導演與玄彬、朴正民、李棟旭等一線演員的加持。然而期待越高，正式上映後的失望也更為明顯。

首先，《哈爾濱》的拍攝手法無可挑剔。導演對場景細節的把控依舊精準，每一個鏡頭的構圖都充滿美感，光影與色彩的運用，將那個動盪時代的冷峻與絕望渲染得淋漓盡致。打鬥與追逐場面也保持了一貫的高水準，既有力道又不失寫實感。在表演層面，無論是主演還是配角，甚至是短暫出現的群演，演技都極為扎實。每一個眼神和動作，都能感受到角色內心的掙扎與堅定。

然而，影片在試圖細膩描繪每個人物的背景與心路歷程時，顯得過於用力，導致敘事節奏緩慢，尤其是中段部分，理應是推進劇情高潮的橋段，卻陷入了重複鋪陳與情緒堆疊的泥沼。觀眾無法跟隨劇情起伏，自然也難以產生緊張感與代入感。一次次停頓與轉場拉散了情緒，讓觀眾感覺像是被拖着走，而非被故事吸引着前行。

此外，儘管影片企圖塑造群像敘事，讓每個角色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分線過多卻造成了主線的模糊。主角的個人成長與最終抉擇，缺少了堅實的鋪墊與爆發，使得本應震撼人心的結局顯得平淡。整體來說，《哈爾濱》像是一幅用極高工藝製作的畫卷，精雕細琢卻缺乏讓人頭震動的那股力量。

小鎮今年的春天來得比往年晚，四月中旬最低氣溫還在攝氏零下兩三度。美國社會的整體氛圍也是「寒冬凜冽」。聯邦政府打壓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以各種藉口接連削減各項財政支持。進口商品的關稅也被全面提高。「貿易戰」一來，四月初美股大跌幾千點，兩天內市值損失了百分之十以上，股市震蕩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二〇二〇年春季新冠爆發時的情形。

不知不覺，疫情發生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二〇二三年起生活逐漸回歸正常，然而陰影沒那麼容易擺脫。最近幾年每年都有同事英年早逝，她們在疫情期間的創傷性經歷恐怕難辭其咎。大災大難的功用大概就是讓我們認識到何者為貴，什麼只能算過眼雲煙。物價上漲，退休金縮水當然讓人憂心，但也毋須如喪考妣。因為比起戰火蹂躪、衣食無着的人，我們已經幸運太多。外部敵意的確給工作、生活帶來了挑戰，但冷眼旁觀，囂張者終有自食苦果的那天。歷史的鐘擺一來一回，向來如此。個人能做的依舊是保重自己，積蓄力量，以不變應萬變。留得青山在，方有機會捲土重來。

儘管春寒料峭，但戶外草坪已經泛青，丁香、青楓、海棠樹上都冒出了嫩芽。白色、粉色、紫色的玉蘭花盛開了，頭茬洋水仙、鬱金香、紅葉李、紫荊和杜鵑也含苞欲放。野兔和松鼠蹦蹦跳跳，貓們開始在外面遊蕩。早上天還沒亮就有一隻貓在家裏露台上走過，經過落地長窗時還駐足停留，朝裏張望，和我對視了一眼。嚴冬再長，春天終究要來。



逢周一、五見報

四月十九日上午七點半，北京亦莊，一場半程馬拉松鳴槍開跑。馬拉松不是新鮮事。這幾年各地賽事此起彼伏，愛好者甚眾。不過，這場馬拉松與眾不同，它是全球首場人形機器人參加的半程馬拉松。

從視頻上看，參加的機器人有好幾位，體型各異，跑姿也各不相同。有的大步流星，有的碎步快跑，有的搖搖晃晃，萌態可掬。對於人類來說，跑一場馬拉松是一次身心大考。對於機器人來說，同樣如此。一個名為《半馬機器人跑姿大賞》的視頻裏，有的機器人跑着跑着倒下了，一

上回提到，馬奈的《奧林匹亞》之所以成為震撼十九世紀藝術世界的存在，在於畫中女子的目光，也因為她所承載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視覺語言，既來自過去，又屬於當下。

這種矛盾正正說明：創新，不是推倒歷史，而是將歷史拉進當代。從構圖來看，馬奈並未背離提香那橫臥女體的安排。女子斜躺，身軀橫陳於畫面中央，眼神直視觀者，這一切都來自《烏爾比諾的維納斯》。

但，馬奈不是模仿，而是故意挪用，讓人必須拿兩幅畫比較，進而揭開傳統所遮掩的表面。若說提香以美化與理想的方式為裸體賦予一層道德

內地電視劇《我的後半生》改編自王蒙的中篇小說《奇葩奇葩處處哀》，劇集名稱一度稱為《老爸去相親》，正式放映後正名為《我的後半生》。我覺得《我》的名稱確實較能反映劇集的內容和精髓。大部分人的一生，前半部營營役役，為自己及家人付出百般心力；後半部雖然已近黃昏，但只要保持心靈健康，仍能活得精彩，並可進一步追求幸福。

《我》劇的男主角是退休文學教授沈卓然。晚年時候，沈卓然的老伴靜敏因為癌病去世，餘下卓然與兒子

每年舉行元旦音樂會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成為全球矚目的古典音樂殿堂。香港中樂團、香港管弦樂團先後亮相演出，今夏首次本地非職業樂團登台，創造歷史。

消息是近日「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兒交」）的周年音樂會，由創辦人之一的葉詠詩在演出前告訴聽眾。今年七月下旬在維也納演出後，轉往布拉格史麥塔納廳續演。「兒交」能夠登上音樂神殿為當地聽眾演出，絕對是莫大的榮譽。據悉出發前首先在珠海華發劇院演出，歸來後也為本地聽眾作匯報。

四月十九日在香港大會堂的「兒

香筍煮臘肉

到訪瀘州了解文化，不單參訪老客，調新酒，喝老酒。隨當地好友，到堯壩古鎮，街巷分明，左右排鋪，售肉賣菜，小狗曬日，鄰舍串門，景色非現代生活常見。午餐圍聚，同吃火鍋，鍋食名為「葷豆花」，屬瀘州著名美食，豬五花肉片、軟嫩豆腐、酸菜番茄，堆疊熱滾。

肉菜先吃一輪，再點其他食材，豬肝鮮肉上桌，菜蔬鄰店購買。門外臘乾肉品豐富，熏豬舌、臘排骨，現切現吃，味香微鹹。臘肉切片滿碟，輕涮入口，肉味更溢。現代臘肉量產，機製廠存，不受外出溫度影響。傳統手作，要依時節，明代《吏門廣牘》早提到：「五月不可做臘肉，餘月皆可造。六月須用酒、醋、鹽同醃，當日曬乾。」五月不作，或因天氣炎熱潮濕，肉難乾燥，難存易壞。其餘月份可作，要看地方溫度、乾濕，不能一概而論。

明代《遵生八箋》同有談及臘

機器人跑馬拉松

個「打挺」又站起來，有的機器人身軀摔碎了，修復後又回歸賽道……它們共同的問題是更換電池，第一個撞線的、身高一米八的「天工Ultra」，以兩小時四十分四十二秒的成績奪得冠軍，開跑約三十七分鐘後就更換了一次電池。

我想，機器人跑馬拉松，至少具有兩重意義。首先，考驗機器人的製造技術進而推動其進步。人形機器人由數千個零部件構成，想在穩定狀態下長時間奔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機器人關節的靈活度，材料的耐磨損、硬件和軟件的精準耦合等，在馬

我只畫我所看到的(下)

包裝，那麼馬奈則是將這層包裝撕開，直接暴露其關於性別、意識、身份的角力。

馬奈筆下的奧林匹亞，是一位工作者、一位女性主體，也是一面鏡子。她不再只是讓人消費的形象，而是逼觀者反思自身角色。你以為你來看畫，但你正在被畫審視。在此，觀看關係翻轉了。

這一轉變，來自馬奈對傳統的透徹理解。沒有對古典的深刻掌握，他也無法做出這麼強烈的挑剔。在一次訪談中，馬奈曾說：「我只畫我所看到的，而不是畫人們想要看到的。」這句話揭示了他的藝術立場，他不迎

《我的後半生》

沈青、媳婦劉麗娜及孫子多樂對戶而居，女兒沈黛在外國居留工作。成為鰥夫的卓然終日鬱鬱寡歡，兒媳於是想為老人家再續姻緣，好讓老人家晚年仍有趣。由是，七十歲的卓然被安排相親，在日常生活亦巧遇不同女士。三十六集《我》劇大致分為四個段落，一方面述說卓然先後遇到四位不同個性的紅顏知己，當中個別知己甚至達到談婚論嫁階段，最終卻都未能修成正果。另一方面，透過沈青及劉麗娜，以至卓然兩位相近年紀的好友老苟和丁院長，不同年齡層的生活



交」周年音樂會（附圖），筆者躬逢其盛，好奇觀賞節目中兩首重量級作品，青少年樂手們如何駕馭。結果是大大出乎意料，驚喜萬分。

演出以布拉姆斯第五匈牙利舞曲開始，由平均年紀十歲的數十幼童組成的「莫札特團」，由指揮李澤禮帶

肉，做法詳細，材料用肥嫩閩豬肉，先切成段，鹽、酒調勻，塗搓入肉稍醃。醃後工序，後續如下：「大石壓去水，晾十分乾，以剩下所醃酒調糟塗肉上，以箎穿掛通風處。」肉去水晾乾，用剩餘醃料塗肉，竹箎穿起，收藏於通風處。

臘肉醃製用料，一直流傳，各人食譜，或有增減。清代《清稗類鈔》有「煮臘肉」一條，談及醃法與煮法，詳說：「以鹽漬豬肉，乾而食之，曰臘肉。或煮熟切片，或加筍煮之。」臘肉乾吃，中外皆有。筍炒臘肉，古今同存。臘肉煮熟後，可炊蘿蔔、炒芥蘭、放煲仔飯，都是現在可見的煮法。



逢周一、二見報

拉松中都受到了新的挑戰。每一個參賽的機器人，都不是「一個人」在奔跑，陪跑的還有它的領隊、操作手和工程師等。因此，機器人的每一次跌倒都對它的團隊乃至這個行業的進步形成一次創新倒逼。

其次，考驗我們對機器人的接受度。人機共處的社會已成不可避免的現實。這些年，機器人進入的場景越來越豐富，而每一次新場景的出現，都是對人類的一次集體心理建設。正是在一次次「原來它們還能幹這個呢」的驚嘆中，我們與機器人的心理距離變得更近。而這次機器人在馬拉

合，而是直視，而他直視到的，除了當下的具象世界，還有歷史、傳統，以至過去的真象。

馬奈看到的是一個不再願意假裝純潔的時代，是一種更赤裸的現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用神話粉飾，而是直接地、坦率地展現出來。馬奈的反叛，是一種重新解讀的邀請，他以畫作提問：我們是否帶着陳舊的審美觀，假裝自己看懂了畫？

從提香到馬奈，是三百多年的歷史跨度，而從馬奈到我們，又過了一百五十年。這兩個時空的呼應，仍在《奧林匹亞》的畫布上來回震盪。它提醒我們：創新，不是創造一個無中

際遇，反映人生應該好好珍惜當下。

卓然與四位女士的相交故事，彷彿代表着大部分長者晚年時期特別需要的生活元素。卓然病倒住院，認識了中年護士長連亦憐，她對卓然小心照顧，對於病榻上的長者可說是守護明燈。經過友人介紹，卓然後來認識了同樣是知識分子的葛娟娟教授，二人在精神上可作深層次交流。再往下來，卓然在公園認識退休公務員呂原，精力充沛的呂原令卓然明白健康身體的重要性。最後，與亡妻樣貌相似的樂水珊成為卓然的傾慕對象，可

領演出。雙管編制樂團以扎實紀律和明亮節奏，奏出作品的歡快。中間帶有三角鐵的樂段，只聞叮叮響，但不見小樂師，原來個子太小，被低音大提琴完全掩蓋。

接着「貝多芬團」出場，那是「兒交」的精英樂團，也是今夏赴歐亮劍的主力。很難相信，以他們十幾歲年紀，竟然有勇氣演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管弦巨著《天方夜譚》。在首席指揮梁書銘引領下，近八十位樂手表現出「初生之犢不怕虎」，將全曲四個樂章逐一攻下。其中李祉欣、陳承澤兩位首席演奏艱難獨奏樂段，顯出高度自信和功力。次樂章的

上周的專欄，提到我正在讀阿瑟·克拉克的《城市與群星》，十億年文明史在紙頁間流淌，恍若觸摸到銀河彼端的脈搏。有趣的是克拉克大師在數十年的科幻創作和科技研究中，總結出了「克拉克三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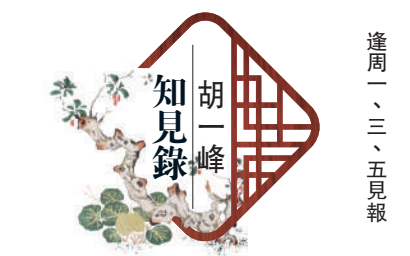
定律一：一個德高望重的前輩科學家，如果他說某件事是可能的，那麼他幾乎肯定是正確的；如果他說某件事是不可能的，那麼他非常可能是錯誤的。

定律二：只有一個方法能夠弄清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那就是：稍稍突破两者的分界線，進入不可能的領域。

定律三：任何技術只要足夠高深，都無法與魔法區分開來。

「克拉克三定律」不甚嚴謹，有一絲詼諧的成分，與其說是科學戒律，不如說是寫給人類文明的情書——用理性為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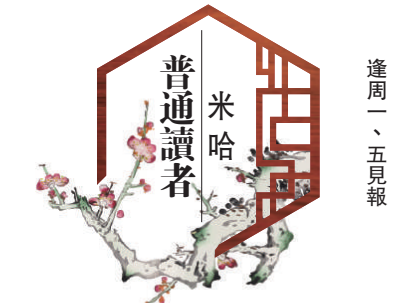
松賽道上「不折不撓」的表現，似乎也說明它們同樣秉持馬拉松精神。或者說，它們折射出的研發者在科技創新馬拉松賽道上的精神狀態。而這讓我們對機器人的前景更有信心。



逢周一、三、五見報

生有的當代，而是讓傳統在我們手中獲得重生。我們不是要一個不懂得回頭的現代，而是一個能夠回望的未來。

這，或許也是從奧林匹亞眼中直視的未來。



逢周一、五見報

是水珊原已心有所屬，令卓然最終只有空歡喜一場。

故事內容似是老生常談，透過輕鬆風趣的情節，以及多位資深演員的表演，《我的後半生》成為二〇二五年初的精彩劇集。



逢周一、二、三見報

木管、終章的銅管演出乾淨利落，整體水平比美職業樂團。

下半場孟德爾遜《仲夏夜之夢》與演員、合唱團合演，流暢明快。我等在台下無不為年輕樂手們驕傲，也期待他們為香港爭光。



逢周一見報

克拉克三定律

想像力為紙，在宇宙邊界寫下的預言詩。回想一下曾經看過的影視文學作品，那些堅持說某件事不可能的「權威」與「專家」，那些突破邊界，在一貫認為「不可能」的領域中不懈探索的勇者，那些穿越回古代，用現代科技在古人面前施展「魔法」的穿越者……不正是「克拉克三定律」的文學投影嗎？

想多一層，定律一的質疑權威，定律二的實證求真，定律三的不迷信超自然的「魔法」，相信科學的「技術」——三定律散漫不羈的表面之下，是閃爍着啟蒙運動理性之光的精神內核。



逢周一、三見報